

仰光爆炸慘案因果探微

羅石圃

韓國大統領全斗煥率團訪緬，於十月九日祭拜仰光忠烈祠時，突然發生爆炸，造成祠宇震塌，以致韓國貴賓包括四位閣員的十七名要員罹難，全大統領因遲到倖免於難。在舉世因震驚而興起的譴責聲中，緬方雖已宣佈此乃北韓特工所為，斷然決定與平壤斷交，終於水落石出。然而北韓兇徒何以在仰光竟能如此為所欲為？顯然在緬甸必有裏應外合，由軍人統治的緬甸，為何竟有人勾結外人謀殺到訪的國賓？其結果亦非止於與北韓斷交即已塵埃落地。所以此一慘案的前因後果，仍須我們深入地加以探求。

(一) 仰光爆炸案的發生與初步調查

大韓民國大統領全斗煥，為開拓國家經貿與外交關係，近年來僕僕風塵，經常親率代表團訪問友邦，足跡所至，獲得了輝煌成果。不久以前，「世界議員聯合會」在漢城召開；而一九八五年的「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一九八六年的「亞洲運動會」和一九八八年的「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也都已預定在漢城舉行，顯示大韓民國在世界上已嶄露頭角。此種地位，正是全大統領積極爭取開拓外交成果的最好說明①。

今（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全氏又親率廿二人代表團出國訪問，其隨行人員中包括內閣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長官徐錫俊、

註① 「韓國的內政與外交」，「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十、廿二，十六版，卓南生撰。

外長李範錫、商工部長金東輝、動力資源部長徐相喆、總統府秘書長咸秉春、聯合參謀長李基百等，其行程預定由緬甸開始，再赴印度、斯里蘭卡，轉往澳洲、紐西蘭，經汶萊返國。不料在首站仰光於拜謁忠烈祠時，即遭到了預置的炸彈爆炸，祠宇受震倒塌，造成待祭及觀禮與執事者血肉橫飛的慘劇，而韓國貴賓首當其衝，致使包括四位內閣部長在內的韓國要員十七人喪生，差幸全大統領由於座車因交通擁塞而延誤到達時間，倖免於難。他迅即返回漢城，加緊戒備，以防北韓的乘機出擊，同時要求仰光緝兇^②。

由於北韓有刺殺全氏於外訪時而未遂的前科，而預置炸彈的手法又與北韓敢死特工人員在韓國所行使的相同，所以南韓方面立即斷定仰光慘案，乃出於平壤的陰謀，並通知仰光可循此線索緝捕兇徒；並且派遣了體育部長官率領代表團過赴仰光，協助緬方緝兇。緬甸聯邦政府，亦鑒於此一慘案關係重大，勢必影響其外交前途，立即成立了以內政部長敏岡少將為首的專案機構，專責調查緝兇。偵查結果發現三名韓人行跡可疑，惟其中一人在安全人員追捕中以手榴彈拒捕，於對抗中被警方擊斃，其餘二人雖都引爆所携的手榴彈企圖自殺滅口，但在重傷後，仍然受到逮捕，惟因傷重而一時無法取得口供^③。

經過初步鑑定，此三名兇嫌雖可判定都為韓人，但究竟來自北韓或南韓？緬方則並未宣佈，不過由他們所帶的物品，如鋼筆形的炸彈及包裹物品的報紙，均可判定乃來自北韓。在兩名活口被逮的初期，緬方則以他們傷重就醫為詞，婉拒南韓調查人員與他們接觸，以致南韓方面認為仰光處事，採取拖延手法，而且懷疑此一慘案既涉及平壤，又有緬共和平派參加，在中俄共影響下，又安能讓緬政府揭露平壤的暴行？假如證實慘案確屬平壤所為，緬甸就必須與北韓絕交，這顯然有違仰光所標榜的中立外交政策。

(二) 緬方宣佈真象及與北韓斷交

十月底「合眾社」亦從仰光所發出特稿，以「炸彈案使緬甸左右為難」作標題，其中表明爆炸案「將永遠找不到具體證據」，以免影響仰光的中立外交立場，而韓國派遣的赴緬調查人員，勢必無法接觸到兇嫌^④。不料繼後仰光即准許菲、印（尼）、卡（斯里蘭卡）三國駐緬大使及韓國調查人員進入醫院與兩名嫌犯晤談。其中一名自稱姜澈明的嫌犯，雖表明家住漢城，畢業於紹

註② 「一個慘痛代價的啓示」，〔中國時報〕一九八三、十、十，三版，楊喜漢撰。

註③ 〔美聯社〕仰光電，一九八三、十、十五。

註④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十、廿八，卅一版，〔合眾社〕特稿。

布一所小學，而平壤又不斷宣稱仰光爆炸案，乃出於韓國反對派所爲，甚至指控係全斗煥的苦肉計，由他本人的有驚無險即可證明，不過從兇嫌身上搜獲的證件及其所操語言，都可鑑定其從北韓而來。尤其是此後兇嫌詢問緬方審訊人員，全斗煥已否在爆炸時喪命？至聽到全氏已身受重傷的謊答後，立即高舉雙手，高呼「萬歲！我們的使命已經達成」，並吐露了爆炸案的部份實情，使審訊官了然於已死的兇嫌在北韓的特工部隊中，官居少校，他們兩人均爲上尉官階，從而真象大白^⑤。

此外，緬方專案小組在忠烈祠發現了藏在天花板內未爆的炸彈兩枚，均有以無線電操縱的裝置；又在兇嫌身上搜出了無線電收發報機，顯示行兇時，其爆炸另有人在現場之外憑無線電遙控。再者，當時韓國駐緬大使懸有國旗的座車較後抵達現場，引起緬方樂隊誤認爲全大統領已經駕臨而奏起樂聲，使守候於現場附近的暴徒立即通知遙控炸彈的伙伴，引發炸彈，而全氏則因遲到得以身免。審訊者循此線索向兇嫌按圖索驥，遂獲得了供認：他們及所使用的炸彈與配件等物，乃由北韓一艘神秘貨輪——「東建愛國號」運入仰光，經過北韓使館的佈置掩護，得以進入市區，以致爆炸案出於平壤的陰謀已形跡昭然^⑥。

至十一月四日，緬甸政府鑒於爆炸慘案經過調查審訊，已是證據確鑿——乃由平壤派遣特工並指使其駐緬使館所爲，遂斷然宣佈與北韓斷絕外交，並限令其駐緬外交人員及眷屬，須於廿四小時內全部撤離緬境。這在緬甸獨立以來的外交史上，乃爲創舉。一九六七年由於仰光羣眾暴亂圍攻中共使館，並刺死其援緬專家劉逸，造成雙方化友爲敵，演變爲北平發動其哺育的緬共武裝在緬北大動干戈，而緬方所採取的手段，也只限於與北平凍結外交關係^⑦。故在這次爆炸案發生之後，有人認爲縱令緬方發現本案確係北韓所爲，亦不過降低外交關係而已。今竟斷然宣佈絕交，確實使人大出意外。

(三) 平壤在國際間成為衆矢之的

仰光爆炸案，是北韓在外交戰線上企圖破壞漢城擴展對外關係所出的奇兵和所用的卑劣野蠻手段，但結果適得其反，不但導致仰光與它斷交，且引起了舉世的公忿，一致對它視同蛇蝎虎狼。當仰光宣佈與平壤斷交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立即聲稱：華府將請其他各國政府，對北韓在仰光襲擊韓國官員的恐怖事件，作出聲討的反應，並稱北韓的此種野蠻行爲，不止爲韓國與緬甸造成國家和個人的悲劇，而且危及了整個國際社會。當時正在北卡羅萊那州訪問的雷根總統，亦對仰光爆炸案發表批評，表明華府

註⑤ 《華僑日報》，一八三、十一、六，二版。

註⑥ 《聯合報》駐日記者從東京引據《朝日新聞》駐緬特派員毛利仁，自仰光報導，一九八三、十一、九，《聯合報》第四版。

註⑦ 「毛共與緬甸之交惡」，本刊，第七卷、十一期，拙著。

將堅決支持漢城保衛自由，其即將有訪韓之行，便是明證^⑧。

同時英倫表示完全贊同仰光與平壤斷交，並強烈譴責北韓行使野蠻手段，而正擬和北韓建立外交關係的法國政府，亦表示將因爆炸案而改變初衷。無怪「法新社」從巴黎所發出報導稱：歐亞外交界人士，都認為北韓將因仰光爆炸案，在政治及外交上成爲輸家^⑨。更重要的，爲中共致力於替北韓拉攏美日改善對平壤關係，一直鼓勵平壤和華府接觸。當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訪平時，鄧小平認爲美日與北平合作，即可促成朝鮮半島情勢緩和。誰知鄧某的言猶在耳，即發生了仰光因平壤在緬爆炸案的陰謀暴行而宣佈斷交，華府和東京也都迅即命令其外交人員，不得與北韓駐外使館人員接觸。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後藤田正晴宣稱：東京對平壤製造仰光兇案，決定採取四項措施：

(一) 嚴格限制日本外交官在第三國與北韓官員接觸。

(二) 原則上反對日本官員赴北韓旅行。

(三) 不准北韓官員進入日境，對平民申請亦加限制。

(四) 禁止來往北韓的第三國航機在日降落^⑩。

當仰光爆炸案發生後，由於漢城指控這是出於平壤的陰謀暴行，舉世各國都表示憤慨而從旁爲仰光提供線索與證據。首先是澳洲情報官員透露：北韓一艘商船，可能會將五名恐怖份子運送到東南亞某國，讓他們離船上岸。澳洲外長海登並指出：這艘北韓商船「東建」號，從埃及開到斯里蘭卡，形跡相當可疑，於九月廿九日駛入可倫坡停泊了幾天方才離去，可能是讓恐怖份子捨舟登陸又乘舟離港^⑪。繼後新加坡報紙又以大篇幅刊登了名記者陳加昌的特稿，揭露北韓貨船的詭秘行踪，及一九七六年八月可倫坡不結盟會議時，平壤貨船因拒絕檢查貨櫃而被迫離港的舊事，並指出此一貨船可能與仰光爆炸案有關^⑫。

此後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社論委員卓南生，又根據韓國駐新大使金庚哲的談話，撰寫專文，敘述仰光爆炸案由平壤部署的經緯。據稱從八月十七至廿四日，北韓商船 TONG GON (東建) 號泊在仰光港口，即在緬京進行秘密活動，以運送援緬建設人員爲由，將特工送入仰光市區，同時北韓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楊亨燮一行七人到緬訪問，可能參加仰光爆炸案策劃工作

註⑧ 合衆社▽華盛頓電，一九八三、十一、六。

註⑨ [華僑日報] 一九八三、十一、六及八日，均載於二版。

註⑩ [星島日報]，一九八三、十一、八，三版。

註⑪ 坎培拉入美聯社▽電，一九八三、十、十四。

註⑫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十、十五，卅四版，陳加昌撰。

。八月廿四日該商船駛離仰光前往可倫坡，至十月六日——即仰光爆炸案發生的前三天，此一商船又申請重返仰光港，相信這是在爆炸案發生後，便於將特工人員載運離緬^⑬。以上這些報導都是對緬方專案調查小組所提供的最佳線索，也顯示北韓因此案在國際間犯了眾怒。

同時韓國政府也公佈了北韓特工部隊的資料，指陳其創設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已擁有成員九萬九千人，分別隸屬於國防部的陸海空三軍，此外尚有隸屬於「勞動黨」（共黨）聯絡部的工作者一千人，在日本的「朝鮮人總聯」也派有成員擔任工作，各國報章爲了證實漢城公佈的資料，更紛紛揭露了平壤在國際間的暴行醜聞，例如它企圖以五千萬美元行賄奧國前議長——即「世界議員聯合會」主席，促使會議不在漢城舉行，惟並未得逞；陰謀協助斯里蘭卡叛亂份子推翻政府，於被破獲後，其外交官被逐回國。又如在聖地牙哥拋售美元，被指控爲企圖造成智利金融混亂；在開羅，兩名北韓外交官因推銷毒品被逐；在加拿大指使加籍韓人，陰謀刺殺訪加的全斗煥未遂^⑭。

緬甸揭露北韓特工在仰光佈置爆炸案的真相並宣佈與平壤斷交，再加上這些暴行醜聞的揭露，遂使北韓在國際間已醜態畢露，無法遮羞。就它與韓國在外交戰線爭衡的立場而言，顯然在國際間益形孤立，所嚐到的確是苦果。

(四) 是誰甘為北韓特工的內應

不過更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是仰光爆炸案，並不能由於上述的種種揭露，即視爲已得到了全部的因果。尤其是位於緬甸京畿的忠烈祠，平常都駐有守衛軍警，在準備迎接國賓前來獻花致祭前，勢必加強戒備，且須從事嚴密的安全檢查。北韓特工人員何以竟能將炸彈運入忠烈祠，且從容佈置於天花板內？緬方在安全檢查時，又爲何沒有發現？關於這些問題，其答案便只有求之於裏應外合。也就是說在此次爆炸慘案中，緬方必有內應，而與北韓特工勾結者，其身份斷非等閒，顯然在情治單位擁有權勢。

有人認爲緬方內應者，乃爲叛亂集團。由於吉仁、蒙族、撣邦都有叛軍，數十年來經常致力於推翻聯邦政府，它們在勾結外國奪取政權的企圖下，可能引入北韓特工製造仰光爆炸案以打擊政府威望。在表面上言，很有此可能。然而在京畿對叛亂集團嚴密戒備之下，並不能因爲它們常在郊野鐵路佈置炸彈，即斷定其亦可以佈置炸彈於忠烈祠。何況仰光擁有一支經過平壤特工

註⑬ 同註①。

註⑭ 「北韓到處惹火」、《中國時報》，一九八三、十一、六、一版，「國際瞭望」專欄。

嚴格訓練的特種部隊，擔任忠烈祠守衛的也有他們參雜其間，顯示緬甸叛亂集團，沒有充任北韓特工內應而佈置炸彈於此一禁地的可能。

再從緬甸政壇於今年七月間發生高層人事變動着眼，此一被記者形容為仰光「政治大地震」的事件，由於被拉下馬者，都是情治負責人，則令人無法排除他們的同道甘為北韓特工內應的懷疑。今年七月，緬甸政府罷黜執政黨副總書記兼國務委員丁五將軍本兼各職，由他培植而成的內政宗教部長波尼及農牧部長丁盛等亦同時下臺，罪名是貪墨瀆職，吞沒公款。由於丁五是以尼溫的隨從副官起家，先後擔任過軍情局長、國家情報局長多年，一帆風順，被擢升為一黨專政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Socialist Program Party) 副總書記長，地位僅次於黨主席尼溫 and 總書記山友。至三年前，尼溫退出政壇，將總統職位交給山友接替，其本人只擔任黨主席，形成「垂簾聽政」。在他深居簡出期間，隨侍在側的丁五，由於傳達尼溫意旨，及滙報軍政情形，權勢益加高漲^⑤。

幕後主政的尼溫為何要將丁五除之而後快？表面原因：一是由於內政部長波尼的夫人從海外帶回大批奢侈品，免稅進口，在遭到抨擊時，丁五挺身為其辯護；其次是丁五為其子成婚，排場豪華，浪費驚人，觸犯了尼溫節約的大忌。但實際原因乃由於他過於熱中權勢，企圖將山友旗下擎天一柱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覺廷排出政壇，以便自己越過山友而成為尼溫的第一繼承人。所以在仰光一般都稱他在繼承人名單上的次序中的「一號半」——意即他比第一號繼承人山友的份量尚多出半段^⑥。

今年七月廿一日，執政黨中委會決定將丁五等三人排出黨政領導層後，即選出吳盛倫為副總書記，第二天又經「人民議會」舉行特別會議，推定前國防部副部長吞意中將為國務委員，接替丁五的遺缺，及由盛吞、敏岡兩將軍分別接任漁牧部、內政部長。由於丁五是由情報工作起家，軍情局與國家情報局長和兩局的主要幹部多半是由他栽培而成，所以在他被排出局的同时，連帶受到撤換的四十餘人之中，亦以此兩局成員居多^⑦，這批人掌握過情治工作多年，在不甘出局的心情下，自難免被野心者煽動利用。何況情治單位中尚留有他們的心腹舊部眾多，亦難免因舊主人被撤而寒心，都可能成為北韓特工利用的對象。

(五) 加入執政黨的緬共國際背景

註⑤ 「仰光發生政治大地震」、「中國時報」，一九八三、七、廿四，「新聞透視」專欄，何燕生撰。

註⑥ 「緬甸政壇人事新變動」，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三、八、十三，十四版，特稿，張耐撰。

註⑦ 「誰是尼溫繼承人」、「遠東經濟評論」，約翰·麥克貝斯等撰，一九八三、六、四，「南洋、星洲聯合早報」譯載於卅一版。

緬甸一黨專政的「路線黨」乃由緬甸軍方與緬共和平派合組而成。緬共陣營分歧複雜，除紅旗、白旗各派都堅持武鬥奪取而外，只有和平派緬共，強調須與軍方合作而組成推行社會主義的聯合陣營。自一九六二年尼溫率三軍奪得政權後，旋即宣佈實行社會主義，使土地國有、工商業國營，並以軍方為主體，組織「社會主義路線黨」，將其他政黨一律解散，號召各黨成員加入「路線黨」，只有和平派緬共迅即響應，爭取作為「路線黨」的成員。所以在此一執政黨之中，實際上是軍方與緬共平分秋色，不過這一派緬共雖排除以武鬥奪權的立場，惟所堅持的仍然是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路線，斷不甘心聽任軍方長此掌權，只是採取和平手段以實現其奪權的目標而已。

從表面看：緬甸聯邦政府官員都來自軍方，但在「路線黨」內，和平派緬共，每當政策決定時，頗有相當力量。例如仰光於一九七五年決定與大韓民國建交，由於緬共的緣故，亦不得不與北韓同時建立外交關係，其後更引入北韓特工人員編練緬甸特種部隊，並由北韓「勞動黨」（共黨）與緬甸「路線黨」結成友黨，使兩黨之間的親暱關係，已超過了「路線黨」與中共和俄共的關係。這些都顯示緬共和平派在執政黨內討論政策時，具有相當份量^⑩。這在軍方，雖認為與南北韓雙方建立平行的外交關係，不過是為實踐緬甸堅持中立的外策立場，但在緬共方面，則另有居心。在這次仰光爆炸案中，北韓特工之所以能夠得到緬方情治人員作為內應，使其爆炸得以得心應手，很可能是加入「路線黨」的緬共憑藉其早已佈置好的路線從中作為橋樑。

至於和平派緬共的國際背景，一般都認為它是親俄。當一九六七年至七〇年代初期，在緬甸與中共外交關係凍結期間，誠然如此。惟其後由於北平已與仰光重拾舊歡，尤其在鄧小平一派當權後，又向仰光爭取到了緬共和平派的回歸，最低限度該派緬共也是在中共與蘇俄之間，兩面逢源。基於緬共一向都是對北平馬首是瞻，其轉入地下從事武裝叛亂的紅旗、白旗各派緬共，固然是依賴中共的支援，而留在仰光以「左翼民族團結陣線」為掩體的緬共，一直得到緬政府的承認而成為合法政黨，實際上亦聽命於中共駐緬使館——掌握以學運為中心的羣眾運動，幾乎緬甸歷次的羣眾暴亂風潮，無不是由它從中製造指揮^⑪。

當尼溫軍政府標榜實施社會主義、接收國內工商企業及沒收全國土地時，中共當權的劉少奇不僅首先贊同緬甸的此項政策，並親訪緬甸，指使緬共和平派，與軍方聯盟，並於稍後響應軍方組織「路線黨」的號召，以便北平指揮緬共從軍事與政治兩條戰線進軍。至劉少奇被拉下馬，毛派捲土重來，中共對緬政策又堅持武裝奪權鬭爭，並指使在緬共武裝陣營中的「北京派」，牢牢地控制緬共主席德欽丹吞（Thakin Than Tun），同時組成「紅衛兵」，對所有主張與軍方聯合而放棄武鬥路線者，無論其地

註⑩ 「從緬甸透視仰光爆炸案」、《中央日報》、「地圖週刊」，一九八三、十、十六，拙著。

註⑪ 同註⑩。

位如何，一律予以殘酷殺害，遂迫使很多緬共重要份子逃離武裝基地，投入仰光，與緬共和平派合流，其後都加入了「路線黨」^②。

(六) 仰光偏向北平的由來

一九六七年，仰光爆發羣眾暴亂圍攻中共駐緬使館，形成緬甸與中共凍結外交。這在北平乃出於意外，其實是由於緬共和平派鑑於支持他們與軍方合作的劉少奇既已被迫下臺，而毛澤東奪回權力後，又指使緬共陣營的「北京派」，對主張與軍方和平聯合者，予以清關屠殺，遂樂於暗中聽命於乘機而入的蘇俄，使一向由中共駐緬使館掌握指揮的緬甸羣運，一變而聽命於蘇俄圍攻中共使館。其後蘇俄又派遣特工入緬，一面協助仰光出動重兵圍攻緬共武裝老巢——勃固腰馬山區；一面溝通留在武裝陣營的分歧者，從內部瓦解叛軍，終至緬共主席德欽丹吞於流竄途中被他的保衛員鍾德刺殺身亡。這些都是蘇俄利用緬共和平派所要的絕招^②。

從一九六七至七〇年代初期，加入「路線黨」的緬共和平派，的確是對莫斯科馬首是瞻，此一時期，蘇俄和東歐國家對緬甸的經技援助，即不斷而來；中共卵翼的緬共武裝，在緬北各地，已與各派民族叛軍，組成了所謂「民族民主聯合陣線」，造成上緬甸遍地都是烽火連天。惟在鄧小平當權後的中共，鑒於越寮共都已倒向蘇俄，尤其是北平卵翼的棉共政權，亦已由河內挾俄援出動重兵將它推翻，中共爲了拉住仰光不致倒向莫斯科，遂不得不大力爭取尼溫政府與其重拾舊歡。於是，中共斷然將緬共武裝從緬北撤到雲南，並多方籠絡加入「路線黨」的緬共和平派向它回歸。

大家了解：鄧小平與劉少奇在中共陣營中乃爲同夥，當年劉對緬共所採取的武鬪與和平聯合路線兩線並行，乃出於劉鄧的共同策訂。如今鄧派當權，緬共和平派自亦有意重新歸回北平，再加上蘇俄在緬勢力膨脹，無論在軍方與緬共都感到唯有再引入中共的勢力，方可平衡蘇俄。一九七七年二月，仰光決定提前召開執政黨大會，中共即派遣「人大」副委員長鄧穎超訪緬，繼後在大會選舉中，有包括國務總理及副總理在內的十六名親俄政要落選，他們在政府的職務也都被解除。接著，曾經一再要求訪問北平被拒的尼溫，也應邀訪平而受到隆重禮遇^②。

註② [德欽丹吞的末日] (The Last Day of Thakin Than Tun)，緬共投奔仰光幹部合著，白一鶴譯，本中心出版。

註① [中共與緬甸關係之陰霾]，本刊，第廿卷，第十期，拙著。

註② [緬甸中立外交的歷程與趨向]、[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本中心出版，拙著。

據「紐約時報」報導：自一九七七年以來，緬甸對蘇俄及其附庸國家的壓力深感不安，除嚴密監視其外交使節活動及減少經技援助項目而外，並在「路線黨」內大事清洗，將所有被懷疑有親俄意圖的政治局委員，拉下馬來^②。這更可證明先前被排出黨政圈的大批要員，多半是出於仰光爲了迎合中共意旨以平衡蘇俄而使然。參加「路線黨」的緬共和平派，在這次仰光爆炸案中，既然被懷疑有作爲北韓特工與緬方異端份子間橋樑的可能，那麼中共亦脫不了關係。無怪仰光爆炸案發生後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向記者宣讀聲明說：「我們十分關注仰光爆炸事件的調查結果」^③。很顯然，無論平壤在仰光製造慘案的策劃已否透過北平知會加入「路線黨」的緬共——從中溝通軍方異端份子，北平對仰光使用壓力，企圖迫使其專案調查小組將真象隱瞞，或最低限度不與北韓斷交，這是大家都可以心照不宣的。

(七) 緬方對丁五案何以速審速決

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爲仰光斷然揭露忠烈祠爆炸案真象，並宣佈與平壤絕交，勒令北韓在緬外交官及眷屬在廿四小時內撤離緬甸，何以無視於中共及蘇俄所施的壓力？參加執政黨的緬共和平派，又何以未能在決策時從中阻撓？居然聽任軍方如此劍及履及，爲所欲爲而不在乎平壤反目成讎？有跡象顯示，北韓特工人員在仰光的活躍，並未因爆炸案三名兇徒就逮而有所收斂，甚至更加在暗中進行謀殺企圖。事實上，兩名兇犯被逮後由於負傷而入院就醫，緬方安全人員旋即在該醫院兩度發現了定時炸彈，顯示了北韓特工人員企圖炸死兇手以滅口的陰謀，也使緬甸政府從而認清了北韓在緬的特工無孔不入，如果不斷然儘快與平壤斬斷關係，勢必會造成後患無窮。

若問緬共和平派在執政黨內，何以未能在作成與北韓斷交決策時，挺身而出加以阻撓？此更意味著他們具有充任北韓特工與緬甸異端份子中間人的嫌疑，已被專案調查人員掌握到了資料，以致不敢爲平壤緩頰。經此事件之後，參加執政黨的緬共陣營，將難免因此而引起內訌，而仰光軍方更將由於此案而掀起丁五等被整下獄的風波高潮。九月十日中共「大公報」發表專文指出：「……丁五搞小組織，企圖在尼溫領導的軍事權力結構之外，建立個人權力基礎……把親故安插於黨政軍各部門。所操縱的大權，控制情報機構尤爲嚴重，因而爲尼溫所不能容。」此更顯示在丁五旗下尚未被排擠出局的人，其所以甘爲北韓特工助手裝置炸

註② 「紐約時報」，一九八〇、七、廿。

註③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三、十、十一，二版，引載前一天《合衆社》北平電。

彈，乃具有打擊當權派以便促使其主人由階下囚一變而重登政壇的野心。

再則仰光爆炸案發生後的第三天，緬甸法院即開庭審訊丁五。問案時，法官等稱他爲「我的大哥」，軍警都仍然對他行敬禮，可見其權勢並未因犯案下獄而喪失。不過仰光觀察家認爲丁五的於此時提審，乃與忠烈祠爆炸慘案有關，可能是尼溫感到此一慘案的造成，是由於情治工作者都因丁五被囚而灰心喪志，以致疏於防範而使然。倘真如此，應是丁五無罪獲釋東山再起的契機。誰知審判的結果，他竟被判定爲無期徒刑——緬甸刑法依照佛教及英國的傳統，廢止了死刑，終生監禁，即等於死囚^⑤。仰光法院一向對刑案的審結，都是一延再展，拖到十年八年始行結案視以爲常，現對丁五的貪污瀆職案，何以能如此速審速決？顯然是受到黨政當軸的影響，認爲丁五在入獄後，既然仍是虎威逼人，如果不即早處以終生監禁，便不能讓調查爆炸慘案者，毫無顧忌地牽出與丁五有關的內應兇嫌。

(八) 結 論

緬甸聯邦政府對忠烈祠爆炸案的處理，從牽出北韓特工部隊在仰光作案的經過，到宣佈與平壤斷交，在前因後果方面，只結束了一半。另一半則在追查內應的兇徒方面，牽涉到加入執政黨的緬共集團及軍方異端份子，顯示出與以情報起家而遭罷黜下獄的丁五有關。惟在追根究柢的過程中，不僅會造成執政黨及軍方的內訌，且將引起參加執政黨的緬共和平派向中共與蘇俄求助。尼溫 and 山友等是否因顧慮投鼠忌器，對此案的內應者不再予以追究？

溯自一九七七年尼溫爲遷就中共，對具有親俄嫌疑者大加清洗以來，蘇俄對仰光即從事籠絡，唯恐其更加倒向北平；而中共亦擔心緬甸與越寮聯手倒向克宮，使它在西南面沒有出路。這是仰光近年來，敢於逐漸放棄閉關政策，與「東協」及美國來往而形成小康局面的由來。當仰光爆炸案發生後，北平之所以公開表明：關注此案調查的結果，實際是對仰光示警——不可將真象暴露而傷害北韓的國際聲譽。緬方既置諸不理，斷然宣佈真象而與平壤斷交，便是看準了北平不敢逼使仰光轉向莫斯科的弱點。在這種情勢下，仰光爲此案所進行的清洗工作，自不會慌於外力干預而甘休。一般預料，爆炸案的另一半因果，亦將於不久後得到分曉。

註⑤ A 法新社 V 仰光特稿，費朗西斯撰，〔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十、十五，卅二版譯載。